

無腸公子有情劍



秀筠

秀竹



内 容 简 介

大泽场是武林中最大一个门派，门人遍布五湖四海，偌大一个门派突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，十几年来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，为探查大泽场失踪之谜，一个又一个的残遭杀害，十几年后，少侠司马长缨，凭一身绝伦的武功和一把神奇无比的宝剑，秉父母遗命迎着凶险开始探查大泽场失踪之谜，他出虎穴，入狼巢、遭劫杀、被暗算……仇恨、怨毒、误会、嫉妒、爱情、奸情搅扭在一起，险象横生，错综离奇，爱情友情，感人肺腑，实是一部难得的现代武侠绝品。



司马长纓

汇香宫主小萌

铁杖姥姥



武云霞



黑蝴蝶



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……，但武林中人都曾记得，在那种类繁多的武术门派中，大洋场可为当时的一个名门望派。绝对的说，他的影响是无以论比的。在那被武林人誉为武术摇篮里，抚育出了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武术精英。然而在十年前，记不清是哪一天，这个久享盛名的门户，突然消失了，象风扫残云一样，寻找不到一丝痕迹，仿佛这一度威名远震的名门大派，根本就不曾存在过。谈起他来，好象在讲一个虚无缥缈的故事，然而，这绝不是故事，是一个令人惊悸，但又百思不得其解的大谜。当时，曾使整个武林为之震动，十几年来一直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。

十二年过去了，这中间有过不少武林人追究过，访查过，但没有任何结果，十二年后的今天，又有人出来在这个十载大谜上，动起脑筋来了。

春天来了，她给大地带来各种艳丽的色彩，那山，那水、那花、那草，象一首诗、象一幅画、象一部乐曲……

一个英俊的后生，伴着春天的乐曲从诗画里走出，沿着弯曲如丝的碎石小径，绕过亭台，登上小桥隐入了绿荫深处……

青山脚下，露出半壁花墙，透过桃遮杏掩，隐约可见一处清幽，古雅、匠心独运的小小庭园，穿出曲径幽深的甬路，一栋超陈拔俗的精舍，豁然呈现，门上有一长方形的石匾《听竹居》三个字，笔势雄浑，颇见功力。这一切

给人的感觉这一定是个名雅高士隐居的地方。

年轻剑士住足门前，曲指轻叩竹门，朗声道：“武林晚辈司马长缨，特来拜见无光前辈。”来者是谁呀？别看年纪轻轻，以至那英俊的脸上还带有几分稚气，但名气可太大了，谁会相信，他就是名震江湖，称霸武林的冷面公子司马长缨。

司马长缨立于门前连叫数遍无人答应，他想：是人不在？还是……边想着，他下意识地用手推门，虽则轻轻一举，门却吱嘎嘎地开了，原来没有扣，不过是虚掩着的，他轻举步，慢投足，沿着五色斑斓的鹅卵石花径一直来到主厅门前。他的一只脚刚刚踏上第一道进入内室的台阶，突然发现鬓发斑白的青衣老者，半躺半卧在靠窗的木榻上，瞪着双眼，直楞楞地看着他，一声不吭，冷眼一看，那举止，那表情，真同木雕泥塑一样。他掩步上前，抱拳躬身，谦恭地道：“晚辈司马长缨见过老前辈，请恕未经许可，擅入贵室之罪。”说完直起身来，等了半天，对方竟没有一丝反映。司马长缨抬起头来，细看老人，见他二目凝滞无光、死鱼一样，原来是个瞎子。这太出人意料了，心想：既然来了，不管他是瞎，还是聋，也要仔细追问清楚。主意定他二番抱拳，一句老前辈未叫出口，老人很不友好地夺过他的话头，冷冷地扔过一句：“你没有见到大门外谢客的牌子吗？”司马长缨从踏上武林的那一天，从未遭受过这样的冷遇，心里很不愉快，但他一向善于忍耐的天性，使他没有一点失礼的地方，诚恳地道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晚辈求拜心切，一时疏忽，没有看到谢客的牌子。”实际他

也确实没有留神那块小小的牌子。

老人又冷冰冰地扔过一句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司马长缨温和道：“如果晚辈没有说错的话，老前辈就是当年隐居云山，被武林人称为山野神仙的无光老人了。”老人那死鱼一般的眼珠子突然转动了起来：“此地是武陵山，老夫久已不与外人来往，你这个年轻人怎会找到此地？”司马长缨可一下听到他的回问，急忙道：“是一个武林前辈的指引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石山老人。”

无光老人拍床而起：“这老顽童不碰他的石头，却胡言乱语，真是可恶之极。”说罢歪过头，一脸不耐烦的表情对司马长缨道：“你见老夫有何贵干？”

司马长缨躬躬身轻声道：“想请教一桩武林公案。”老人一怔：“什么武林公案？”

“是有关大泽场……”

还未待他把话说完，老人象晴天霹雳一样大喝一声：“住口！”随着吼声跃下床榻怒指司马长缨：“滚，你给我滚！”

司马长缨被他出其不意的举止惊呆了，他怀疑无光老人是不是有什么病。

此时无光老人怒波未敛，全身在发抖，老脸扭曲得完全变了形，那表情象一个胆子最小的孩子走夜路时突然碰见了鬼。：“走，你快走！……老夫……什么也不知道……”老人为什么有这种让人不能理解的逆反心理，难道他知道

大泽场之谜，或者更确切一点说，他本身于之有关，不然……司马长缨扪心自问。

无光老人还在呼哧呼哧喘着粗气。

“老前辈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还不走？”

“晚辈是专程……”

“走！”无光老人抬起右手，猛然一挥，一股劲气夹着轰雷之声撞向司马长缨，势道是可碎石裂碑。司马长缨单腿后引，绷直，前腿微曲，作出一个弓马之势，双臂一环，立掌合计，式如童子拜佛，排山掌力竟然被立在胸前的双掌劈开，像江浪碰上了中流砥石，两股劲流卷得庭院里木折花落，石走沙飞。

无光老脸上现出惊愕之色，但只是一瞬。“你真的不走？”“晚辈无意冒犯，只请教一个问题。”司马长缨气定神安，沉稳如山。

“你非逼老夫伤人不可？”无光老人眼里迸出可怕的寒芒，直射在司马长缨的脸上。

“情势所逼，晚辈非请教不可。”

“老夫说过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以老前辈的身份，能公然欺骗一个后生晚辈吗？”

“无礼！”

老人暴怒起来，随着一声厉喝，双掌交叉挥出，劲气如裂举狂涛，压向司马长缨。司马长缨的身形在劲浪中旋飞而起，双臂快速划动，维持住垂直重心，悬升到屋檐之上，势尽，他落回原来的位置，也就他这份功力，换了别

人，不是被震得心腑离位便是被抛飞出来。

无光老人双眼盲残，看不见，任凭感觉深知司马长缨的身手高绝，尤为甚者，这年轻对手并没反击，只是凭真功实力化解，以身躯地位而论，他算是栽了，而且栽得很惨。

司马长缨依然神色自若。

没有人日见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吗？有，而且是一双非常非常美丽的眼睛。

“前辈肯赐教了么？”司马长缨在遭遇如此待遇之后仍然不愠不火，涵养功夫可以说是超人的。

“不！”仍然是一个字。

“晚辈提出这请求，并没有任何不良的意图，也不是好奇探隐，目的只是想知道一个人的下落，因为这是先母的遗命，非完成不可！”

“这是你个人的事，与老夫何干？”

“因为老前辈对大泽场神秘消失……”

“老夫说过什么也不知道！”

无光老人又狂怒起来，接着道：“你别以为能接下老夫两掌便可以纠缠不休，老夫已经是世外之人，发誓不再过问江湖事非，你是想逼老夫杀人？”

“晚辈没这意思！”

“晚辈一向不轻易改变主意。”

“不知天高地厚，老夫有办法让你走。”说着右手缓缓上扬，掌心向前，五指微曲，似抓非抓，似掌非掌，摆出一个极其古怪的式子，老脸也在刹那间泛起红光，像醉酒

的酡颜。

司马长缨也不愿见到这种场面，因为他本来的目的是以礼求见，乞请指示，希望能获得一点“大泽场”消失之谜，想不到会激起对方如此强烈的反应。他想：必须避免敌对情况的发生，武功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会招致物议。一时之间他也不知如何是好？

突然，房门里传出一个急促而娇脆的声音：“公公不要……”无光老人上扬的手指修舒。

老人是被女声所阻而中止了攻击么！女声称他公公，是他的孙女辈么？

“沙！”地一声轻响。

司马长缨目光的扫处，两眼登时发直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抽紧了，额头沁出了一阵冷汗，一个摆在门前花径边供憩坐的石墩散碎成了地堆石屑。

太惊人了，这是什么功力？如果石墩换成了人，其结果将是什么？他下意识地按按剑柄，剑是他的自信。

此时心头顿生一团怒气，无光老人这一击分明是想要他的命，以对方的身份地位而言不应该对一个以礼求见的晚辈下这狠心，从这反应判断，他不但知道大泽场消失的秘密，而且极可能与这武林奇案有关，“石山老人”的指点没错，可是如何使他吐实呢？不择手段么？

眼前陡地一亮，门边出现一个绝色佳人，象一片彩霞飘落，在这刹那间，你只能感受而无法领略，只因她太美。可以拿九天仙女匹比。

司马长缨的脑海呈一片空白，他无法去想任何事物。

她身轻步盈，双方距离只有之四步。

见她的年纪在二十左右，精雕玉琢没有丝毫瑕疵，从发梢到脚尖，造物者把所有的美全集中在他身上，极度的美中透出一股娴静，兼有端庄与沉淑，目一流波里渗出一抹淡愁。

“你就是名满江湖的‘冷面公子’司马长缨？”声音象泉水敲打岩石，象山溪跃落深潭。

“在下正是。”司马长缨费了好大力才说出来。

“难怪你有这等身手！”

“唔！”司马长缨不能日移。

“你刚才逃过了一劫！”

“唔！”司马长缨心里苦笑。

“我该称你司马公子！”轻柔婉约，娓娓动人。

司马长缨的舌头似乎突然变大了，转动不灵，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。他出道以来，见过的名花不少，但从来没有迷惑过，他本身也是俊品，但面对这绝代佳人，便生起了自惭形秽的感觉。他竭力镇定，放松自己。

“姑娘是无光前辈的……”仍不免有些期艾。

“算是客人吧！”

“客人？”对方的回答大出司马长缨意料之外。

“是的，只能这么说！”她微微一笑，仿佛传说中的佛祖拈花，无比的感人却充盈着圣洁，令人从心底颤出悸动。

“姑娘怎么称呼？”怕亵渎似的有些微怯意。

“我叫武云霞。”她落落大方。

司马长缨喃喃地说，心头突然一亮，红日东吐彩霞满天，好美妙的名字，只是可望而不可及。他不愿往下想，那会破坏完美。

她是完美的，除了她，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堪当完美两个字。

他痴痴地望着她，怕她象梦一样突然消失，此刻他完全失去了自我，她占据了他整个心房，控制了他全部思想，一切成了虚幻，而她是虚幻中的真实。

“司马公子，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在下……”司马长缨仍在迷惘中。

“我是说你该走了。”

“在下……应该走？”司马长缨清醒了些。

“是的，你不应该再逗留下去。”武云霞轻柔的声音之中透着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决断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走字使司马唤回了自我，走就是离开，他不愿五彩流亮的彩霞在自己眼中消失，而同时也想到了自己此来的目的，所以他发出反问。

“因为你无法达到目的。”

“在下不轻易改变主意！”司马长缨完全恢复了自我。

“愿意听一则寓言么？”声音突然放低。

在这种时候他竟然要说寓言，的确很新鲜。

“愿意！”司马长缨点点头。

“有个乡下人，扛了根竹竿进城，城门洞太低，进不去，乡下人非要竖着进去不可，结果非但不去，竹竿也折

断了……”

声音低得只能让司马长缨听到。

“……”司马长缨若有所思。

“那乡下人没想到横下来进去。”她又加了一句。

司马长缨脸上发了热，他一味急进，却没想到改弦易辙。他顿时觉察到武云霞不但美，而且有很高的智慧，她这一则极通俗的寓言，暗示自己该怎么做，当下红着脸抱着拳道：“谢姑娘提醒，在下十分感激！”

“很好”笑笑，转身姗姗而去

司马长缨木立着，笑容似乎仍在眼前，只是佳人已杳，他感到一阵失落，象从一个五彩多姿的梦中一下跌回了现实，留下了无现的惘然。

黄昏。

徐家集一古道驿桥边的小小山镇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旅客商贩云集，茶楼酒肆比比皆是。

司马长缨也是这老店的客人。

食堂里约莫上了八成座，司马长缨一个人占了一个座头独饮，喧嚣声震耳欲聋。

然而在这市集般的喧闹震颤里，司马长缨却静得象风雨中的垂钓者，对周围的一切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

无光老人和武云霞的影子不断在脑海里叠现，无光老人的反常行径，武云霞超尘脱俗的美，加上他自己极欲达成的心愿，交织成一张缠结的网，把他牢牢缚住。

无光老人是个关键人物，问题在于要挖出埋在地下百

史的东西容易，想发掘藏在一个人方寸之间的秘密很难，他不但不说，连接触到问题的边缘都严厉排斥，事实上对他又不能不择手段，武云霞提醒自己用别的方式，该用什么方式呢？

武云霞是无光老人的客人，她的话可信么？

母亲临终的遗命刚一着手便碰了壁，以后的路该如何走？他猛地灌了一杯酒，又斟上，眉头结了两个疙瘩。

武云霞本身便是路，利用这条路便可达到目的。

他突然想到这一点，紧结的眉头舒开了，精神也随之振作起来，他啜了一口酒，夹了一片薰鹿脯放在口里，到现在，他才品出菜香酒醇。

突然，他发觉食堂里的空气有些异样，起初，他由于本身的重重心事，对周遭的喧嚣听而不闻，现在，心结稍解，对身外事物自然回复感应，一个相当波动的场面在骤然之间静坐下来。

他抬起头，只见所有的食客全都闷头吃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堵了食客的嘴，也抑制了他们的逸兴？

目光转处，他也怔住了。

进门的地方俏生生站了两名青衣少女，人长得很青秀打扮得也很俐落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奇之处。

食堂气氛的转变是因为这两名青衣少女么？这可是怪事，两名少女又不是什么罗刹夜叉，

仔细再看，两名少女的左边耳垂下方各长了一粒黄豆大的红痣，部位大小完全一样，看上去很醒目，另外一个共同点是面色冷若冰霜。